春秋分記

三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六十　　宋　程公說　撰

齊世本第二

惠公　　頃公

靈公　　莊公

惠公謚灋愛民好與曰惠

名元桓公子文十八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宣十年卒在位十年

宣公經三年秋赤狄侵齊

經四年夏六月赤狄侵齊並無傳

經十年夏四月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六月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秋季孫行父如齊冬齊侯使國佐來聘

傳十年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公如齊奔

喪　秋季文子初聘于齊頃公初即位　冬國武子來報聘

頃公謚法祗勤追懼曰頃

名無野惠公子宣十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成九年卒在位一十七年

宣公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傳十七年春晉侯景公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郤子至請伐齊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晉人執晏弱蔡

朝南郭偃苗賁皇言於晉侯緩之逸詳見晉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

成公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八月取汶陽田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將侵齊與齊師遇夏衛師敗孫桓子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至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詳見晉）韓厥夢子輿（厥父）謂

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知戎禮射其左越墜也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士産切臥車也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

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己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俱還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重其代己故三入晉軍求之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遂進入狄卒狄卒狄人從晉討齊者狄卒皆

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免之齊師敗矣所過城邑皆勉厲其守者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走辟君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邑名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

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既醉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信南山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

欲焉五霸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

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齊歸所侵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兵車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傳三年冬齊侯朝于晉將授玉行朝禮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不任當此恚音壬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

矣戎朝異服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詳見魯

經九年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無傳

靈公諡法亂而不損曰靈

名環頃公子成九年嗣立明年改元至襄十九年卒在位二十八年

成公經十有七年秋齊高無咎出奔莒

傳十七年齊慶克慶封父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乗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讁責也直革反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　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無咎子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牽之弟文子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

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冬十一月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弱）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疾克淫亂故殺之）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 十二月盧降使國勝（佐子）告難于晉待命于清（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外）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齊殺其大夫國佐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内宫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宫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勝之弟王湫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封佐皆克子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襄公傳元年春齊人不會彭城圍宋也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大子光為質音致於晉

傳二年春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齊寺人）以索馬牛（索簡好者）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　夏使晏弱城東陽以偪萊

經六年冬十有二月齊人滅萊（傳見萊）

傳十年春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為二十五年弒其君光傳）

傳十四年秋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將昏於齊）曰昔伯舅大

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冬會于戚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析羽為旌王者游車所建齊私有之因謂羽毛）

傳十五年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貳晉霸以伐魯）

傳十六年春會于溴梁晉侯（平公）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心故）荀偃怒且

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逃歸秋齊侯圍郕
傳十七年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
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　冬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
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
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
經十有八年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
齊

傳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冬十月會于魯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直覲反）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

偽以衣服為人形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得空營故樂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頸也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

將取其衷復欲射兩矢中央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音秋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示閒暇孟莊子孺子速斬其槆木名勅倫切以為公琴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

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馬檛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太子光也榮齊大夫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遣政反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經十有九年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八月齊殺其大夫高厚冬葬齊靈公無傳

傳十九年齊侯娶于魯曰顔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廢徙東鄙）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　夏五月

壬辰晦齊靈公卒經書七月辛卯光定位而後赴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夙沙衛以叛　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醢衛于軍齊及晉平盟于大隧

莊公 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名光靈公太子襄十九年嗣立明年改元至二十五年遇弒在位六年

襄公經二十年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齊與晉平

傳二十一年春齊侯使慶佐為大夫 崔杼黨 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冬會於商任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不免會朝

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晉州綽奔齊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莊公為勇爵設爵位命勇士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亦在十八年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隷新言但為僕隷尚新耳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傳二十二年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　冬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為明年齊伐晉傳

經二十有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冬齊侯襲莒

傳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先驅前鋒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次前軍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曹開

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公副車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左翼曰啓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右翼曰胠大殿後軍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

急君於何有言急弒之以説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晉邑封少水封晉尸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役在十八年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齊大夫冬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莒地杞殖華戶化切還音旋二子齊大夫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

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即華還）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即杞殖）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新注孟子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臧紇奔齊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

焉時晉有欒盈之難寧將事之非鼠何如

經二十有四年春仲孫羯帥師侵齊秋七月齊崔杼帥師伐莒

傳二十四年春二月孟孝伯侵齊晉故也魯為晉夏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會于夷

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侯會諸侯伐齊冬楚子伐鄭以救齊諸侯還救鄭楚子還遣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詳見齊人鄭

城郟王城齊叛晉求媚於天子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秋八月己巳七月十一日經誤諸侯同盟于重丘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

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弒君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齊棠公棠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為己取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齊丁公杼之祖臣出自桓不可同姜姓不可昏武子筮之遇困䷮坎下兌上之大過䷛巽下兌上困六三變為大過史皆曰吉阿崔子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變而為巽故曰從風風隕妻不可取也且其繇曰困

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嫠言棠公已當此凶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因是怒公又以其間伐晉也間晉之難而伐之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　夏五月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

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行夜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祝佗父祭於高唐齊別廟至復命不説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

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音壬）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盧

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莊公黨為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叔孫宣伯之在齊也成十六年僑如奔齊叔孫還齊羣公子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

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弇於撿切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言道狹雖衆無所用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　崔氏側莊公于北郭側瘞埋之丁亥葬諸士孫之里死十三日便葬四翣諸侯六翣所甲切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晉侯平公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在二十三年齊人以莊公說以弒莊公說晉使隰鉏請成

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春秋分記卷六十

春秋分記卷六十一　　宋　程公說　撰

齊世本第三

景公　　晏孺子

悼公　　簡公

平公

景公 諡法耆意大圖曰景

名杵臼靈公子襄二十五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哀五年卒在位五十八年

襄公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傳二十七年春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為明年慶封來奔傳）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姜之弟）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

夫子（謂杼）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謂弑莊公）天或者將弃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

子討之使盧蒲嫳師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東郭姜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終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為齊莊公服喪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

經二十有八年冬齊慶封來奔

傳二十八年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封子則以其

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内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封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慶舍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卿大夫所供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饔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減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子雅子尾怒慶

封告盧蒲嫳（以二子愬告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謀子雅子尾）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析歸父）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子車）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文子之子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

丙辰文子使名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音捧）龜而泣（無宇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慶封字）速歸禍作必於嘗（秋祭）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子息慶嗣）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不欲慶封得救難）盧蒲姜（癸妻）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告欲殺慶舍）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

者遂如公麻嬰為尸尸祭慶奊名繩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欒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國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多力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言欲尊公室非為亂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

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内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来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魯大夫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不共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逸詩刺不敬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責魯受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

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

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爲忠故有寵釋放也盧蒲嫳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同心故必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壁崔氏大壁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路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經二十有九年秋九月齊高止出奔北燕

傳二十九年春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　夏六月齊高子容（高止）與宋司徒見知伯（時城杞）女齊（司馬侯）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吳季札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在昭八年）　秋九月齊

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為高氏之難故高豎止子以盧叛十月庚寅閭丘嬰師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高傒之曾孫酀良敬仲也良猶賢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晉人善其致邑

傳三十一年齊子尾高氏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魯地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

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四子嬰黨出羣公子為昭十年欒高之難復羣公子起

昭公傳二年春晉韓宣子如齊納幣為平公聘少姜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雅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子尾之子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臣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韓起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為十年欒高來奔張本

傳三年春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晉既聘少姜而卒齊欲繼之既

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晏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
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
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
登於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
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加舊量之一）以家量貸而以公量
收之（貸厚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食軫切）蛤（古荅切）弗
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
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燠於

喻切休虛喻切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衆也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

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拜謝新宅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二三子謂鄰人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秋八月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

此種種余奚能為（種種短也自言衰老不能復為害）公曰諾吾告二子（子雅子尾）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

冬十月齊公孫竈卒（子雅）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以其不臣）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子雅子尾）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經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傳見燕）

經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傳見內魯）

傳八年秋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欒施)欲治其室(并治家政)丁丑殺梁嬰(子尾家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子尾之屬)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謂子良)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聞子旗至)游服而逆之(去戎備著常服)請命(問桓子所至)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桓子)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

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為之立宰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謂之使無攻我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頃公靈公欒氏所事之君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和欒高二家

經十年夏齊欒施來奔

傳十年齊惠欒高氏皆耆酒欒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内多怨說婦人言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

遂見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
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言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
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
焉往欲以公自輔助遂伐虎門欲入公不聽故伐公門晏平仲端委立于
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欒高陳鮑其徒曰助陳鮑乎曰
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
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齊大夫以靈姑銔旗率吉請斷
三尺焉而用之不敢與君同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

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一年子尾所逐羣公子）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反子城子公公孫捷（八年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

私分之邑（桓子以己邑分與之）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景公母）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秋九月昭子至自晉（葬平公）大夫皆見高彊（子良）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在公宮被疾）輦而歸君親推之（推其車而送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謂子尾）之力棄

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夏齊侯如晉朝嗣君也晉昭新立

傳十三年秋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

經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

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為小國害)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肆(雨無正)其是之謂乎

經十有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傳見莒)

傳二十年冬齊侯疥遂痁期(音基)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在齊)梁丘據與裔款(齊嬖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

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襄二十七年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楚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文襄靈成景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媿心矣

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媿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内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還猶顧也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虚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

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音丸）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言邊鄙入服政役又為近關所征稅）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所求不給則應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

東（齊西界）姑尤以西（齊東界）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音貝）（疾愈行獵）招虞人以弓不進（掌山澤官）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非物不進官之制）君子韙之（韙是也新注孟子曰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齊侯至自田

晏子侍于遄臺子猶梁丘據馳而進焉新注言嬖人取媚如此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燀章善反然也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

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舞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商宮角徵羽六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八風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九歌六府三事皆可歌以相成也言此九者合然後相成為和樂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

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少皡氏司寇)季萴因之(虞氏諸侯代爽鳩氏者仕側切)有逢伯陵因之(商諸侯姜姓)蒲姑氏因之(商周之間代逢公者)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經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傳見莒)

傳二十五年秋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昭公為季氏所逐)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

待君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為齊臣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

經二十有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齊侯取鄆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豐賈皆季氏家臣以幣錦二兩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縛一如瑱縛卷也易懷藏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子猶家臣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

五千庚若能為我行貨於子猶當為請使得為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庚庚十六斗凡八千斛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受之言於齊侯曰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卜知可伐否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兹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新注齊侯病根在梁丘據魯之家臣知之故以貨取爲中其欲毫髮不差

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齊侯謀冬十二月齊有彗星齊

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欺也焉天道不謟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公說乃止詳見天文書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

唯禮可以已之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
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詳見
禮樂書

定公經七年秋齊侯鄭伯獻公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
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靈公盟于沙齊國夏帥師伐我西
鄙

傳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
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

齊侯從之乃盟于瑣即沙齊國夏伐我齊叛晉故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二月公侵齊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二月公侵齊攻廩邱之郛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詳見魯

經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傳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為衛討晉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室之為取婦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無存欲有

功還取卿相女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東郭書讓登讓衆使後而已先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絶而後下恐書先下故又譎以讓之下入城也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戰訖共止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起欲擊猛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靳車中馬猛不敢與書爭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靳傳言齊師和所以能克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如五氏卜過之龜焦兆不成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怒晉甚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

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獲齊車五百乘事見哀十五年）齊侯致禚媚杏於衛（三邑齊西界）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幘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令不共役）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經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郥古闃切）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内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内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以其言當）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

晉師至吳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以己車攝代衛車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傳言齊侯輕故不能成功

哀公經五年夏齊侯伐宋無傳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無傳

傳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景公夫人不成未冠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夏高昭子張立荼

寘羣公子於萊秋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景公子在萊者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哀羣公子失所

安孺子

名荼景公子妾鬻姒所生哀五年嗣立明年改元陽生使人殺之在位一年

哀公經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秋七月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傳六年齊陳乞偽事高國者高張國夏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偽事焉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言其罪過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

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國之孫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秋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高國黨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召在七月今在八月下記事之次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齊公子鉏在魯南郭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子我知之先待諸外待外俱去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壬陽生子簡公戒之遂行使無洩言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

養之與饋者皆入僖子令陽生隨饋食之人入處公宮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荼也景公常銜繩為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故折其齒悼公陽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己可為君必不怨鮑子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公子自謂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景公妾以安孺

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三子景公嬖臣荼之黨也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悔失言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小謂殺荼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

公羊傳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于諸寘也齊人語也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

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廵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

悼公　謚灋肆行無禮曰悼

名陽生景公子哀六年陳僖子使人之魯召而立之明年改元至哀十年齊人賊之

在位四年

哀公經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冬十有二月齊人歸讙及闡

傳八年齊悼公之來也（五年來奔）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季康叔父）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或譖胡姬（景公妾）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

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即鲂侯所通者以歸嬖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馬千乘為君也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齊邑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遂殺之麇束縛丘殞切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與魯平故辭吳師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冬吳子使來徵師伐齊前年齊與吳謀我魯齊既與魯成吳恨之反與魯謀伐齊

經十年春王二月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以疾赴不書弒夏五月葬齊悼公無傳

傳十年春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以說吳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吳大夫師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秋吳子使來復徵師

簡公謚灋平易不訾曰簡

名壬悼公子哀十年齊人立之明年改元哀十四年遇弑是年獲麟經終在位四年

哀公經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傳十一年春齊為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齊地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　夏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傳壬申至于嬴齊邑中軍從王吳中軍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吳大夫齊國書

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宗樓與閭丘明相厲也相厲致死桑掩胥御國子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陳子陳逆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八尺為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夷儀五氏與今使問道也弦多以琴弦多齊人六年奔魯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鼓以進軍金以退軍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齊上軍敗國子

敗胥門巢（吳上軍亦敗）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哀公）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歸於齊元首也吳以獻魯）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言天識不善故殺國子）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傳十四年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子我）有寵焉（事在六年）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鞅齊大夫）

曰陳鬬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夕視事）陳逆殺人逢之（鮑子行也子我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詐病因內潘沐并得內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失陳逆懼其反為患故盟之）初陳豹欲為子我臣使公孫言己（言己介達之）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既終喪）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目望陽）事君子必得志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恐多詐）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

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爲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子行逃而隱於陳氏今又隱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侍人御之（子我侍人）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作亂）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

無君子行抽劒曰需事之賊也需疑則害事誰非陳宗言陳宗族

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乃止子我歸

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

狹路適豐丘陳氏邑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

大陸子方子我名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子方取道

中行人車及耏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

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

以見魯衛之士傳言陳氏務施東郭賈子方奔衛庚辰陳恒執公

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悔不誅陳氏六月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側皆切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新注論語記夫子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此言辭不告當以論語為正

平公謚灋布綱持紀曰平

名驁簡公之弟哀十四年田恒立之明年改元十三年左氏之傳終矣在位二十五年

哀公傳二十三年夏六月晉荀瑶知伯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壬辰戰于犂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顔庚齊大夫詳見晉

傳二十七年夏四月晉荀瑶帥師伐鄭鄭駟弘請救于齊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顔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隰役

在二十三年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整也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無及也子思國參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

右齊始終春秋九十五公書卒者九有故者四簡公之弒後春秋經終見于續經平公後春秋卒平

公以下後二世七十年而田氏代齊大公之後遂
滅
論曰孟子有言霸必有大國王不待大此德力之辨也
故春秋圖霸非力有餘不能海内方千里者九齊集有
其一而晉國之大亦曰天下莫彊焉雖戰國齊晉之謂
亦春秋之故也故五霸齊創之而晉次焉然齊表東海
五侯九伯皆得征之桓公九合一匡之功莫能以得晉
宋文公城濮一戰霸業迭傳與春秋相終始果何以哉

齊晉在春秋地醜德齊其相服也難方桓公之霸也晉雖間不靖而獻公崛彊難制逮桓公没以孝公之庸懦繼之昭公區畫草創則文公可以聲勢致其從故葵丘之會五霸莫盛獻公於是從齊一聞宰周公道塗之言則飜然而去楚狄非我族類孝公畏之至與之盟會則昭公之初宜其屈畏於文公一戰而霸之威也桓公處其艱文公偶其易茲齊晉傳霸遠近所從判歟故自晉襄以降齊之從晉者甚寡而駕者不一翟泉以後不

適晉幾五十年戰牽同圍之後晉刼之以從而與君代
興之志實未嘗一日忘自時厥後晉霸下衰景公肆然
興復伯之謀連鄭連衛兵魯兵晉然趙趄狂妄汔以無
成末年廢長立少階之為禍陳乞陳恒世為弑逆而田
氏卒以代齊故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而景公
烏乎知之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
爲淵乎孔子之志哉不然變齊變魯其有望於斯矣

春秋分記卷六十一

春秋分記卷六十二

宋 程公說 撰

宋世本第一

子姓公爵其先出自殷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曰微子啓紂為不道微子抱祭器奔周武王誅紂立紂子武庚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中分其地封微子為宋公以奉湯祀周二王後也自微子至穆公十四世國今在南京

穆公　殤公

莊公　閔公

桓公　襄公

成公　昭公

文公　共公

穆公 諡法布德執義曰穆

名和宣公弟立七年魯隱元年後三年卒在位九年

隱公經元年秋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經三年秋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穆公無傳

傳三年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殁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

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辟殤公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之謂乎玄鳥詩

劉敞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宋宣公知人何如哉知其必反國於己子耶則是挾詐而讓也知其賢足以任國為君耶則穆公竟不能止後嗣之亂若但以穆公今能反國因曰知人

則堯讓舜舜不讓丹朱舜讓禹禹不讓商均堯舜

反為不知人也

殤公諡法短折不成曰殤

名與夷宣公子穆公兄子隱三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桓二年華督弒之在位十年

隱公經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傳四年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

及衛州吁立州吁以今春弒桓公而立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

君害害謂公子馮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秋諸侯復伐鄭

經五年秋九月邾人鄭人伐宋　冬十有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

傳五年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

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冬十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

經六年冬宋人取長葛

傳七年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

經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於犬丘（即垂）齊人卒平宋衛于鄭　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齊侯冬來告稱秋和三國）

傳九年宋公不王（不共王職）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

經十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秋宋人衛人入鄭（乘虛）

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詳見鄭

傳十一年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

桓公傳元年冬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言公之數戰則孔父使爾）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公子馮隱二年出居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

莊公諡法勝敵克壯曰莊

名馮穆公子桓二年督弑殤公召于鄭而立之明年改元至莊二年卒在位十八年

桓公經十有一年　秋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詳見鄭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經十有二年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八月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傳十二年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

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於鄭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　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經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傳十三年春宋多責賂於鄭鄭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

經十有四年冬十有二月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經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經十有六年春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傳並見鄭

莊公經二年冬十有二月乙酉宋公馮卒無傳

閔公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名捷莊公子莊二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十二年遇弑在位十年

莊公經三年夏四月葬宋莊公無傳

經十年春二月公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無傳宋強遷有其地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傳見內魯

經十有一年秋宋大水

傳十一年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傳見內魯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

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
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
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桓公
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乘丘之役公以金
僕姑矢名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
靳之戲而相愧曰靳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
之
經十有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

牧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傳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宋公子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萬之子猛獲帥師圍亳

公羊傳曰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公子孫）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御說）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宋衛本同好國）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桓公 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名御說莊公子閔公弟莊十二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僖九年辛在位三十一年

莊公傳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 冬宋人背北杏之會

經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傳十四年春諸侯伐宋冬會于鄄宋服也

僖公傳八年冬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茲父庶兄子魚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

大為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經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説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會于葵丘書宋子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公説曰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茲父之

欲讓目夷非必讓也而有欲讓之意茲其好名蓋有利而為之終貽于顛沛而弗悟異時之敗可鑒矣故凡蔽於人欲而苟於求名者未始不敗也

襄公諡法因事有功曰襄名茲父桓公大子僖九年嗣立明年改元至二十三年卒在位十四年

僖公經十有五年冬宋人伐曹討莊十四年曹伐宋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對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此年魯有季友鄫姬公孫茲之喪明年齊有亂齊桓公十七年卒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五公子爭立）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詳見齊）

經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秋宋人圍曹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傳十九年春宋人執滕宣公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

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秋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　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宋襄

暴虐故思齊桓

傳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經二十有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無傳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

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公說曰盟于薄釋宋公者楚也春秋没楚不書而目公與諸侯為之者蓋不予楚子之竊伯權所以尊中國抑夷狄也

經二十有二年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冬十有

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傳二十二年春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渡泓水　司馬曰子魚　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

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之後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經二十有三年春齊侯孝公伐宋圍緡　夏五月庚寅宋

公茲父卒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十九年盟于齊宋不會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成公諡法安民立政曰成名王臣襄公子僖二十三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文七年卒在位十七年

僖公傳二十四年秋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

宋公有加禮也

經二十有五年夏宋蕩伯姬來逆婦宋殺其大夫無傳

經二十有六年冬楚人伐宋圍緡

傳二十六年宋以其善於晉侯也重耳亡宋襄公贈以馬二十乘叛楚即晉　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經二十有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無傳

傳二十七年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

詳見晉

文公經三年秋雨螽于宋

傳三年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

經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傳七年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莊公子）公孫友為左師（目夷子）樂豫為司馬（戴公玄孫）鱗矔為司徒（桓公孫）公子蕩為司城（桓公子）華御事為司寇（華元父）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

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國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宫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昭公諡法容儀恭美曰昭

名杵臼成公少子文七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十六年遇弑在位九年

文公經八年冬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傳八年冬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之適祖母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劉敞曰公以其官逆之皆書官非也計司馬握節未如仇牧之手劔司城奉身以退不及荀息之死

之而左氏摧彼二人為貶申此二人為賢賞罰昏錯莫甚於此且居亂兵之中苟棄節偷生則為大罪握節而死大臣常事爾既無智力以禦亂又欲負節而私逃亦大罪也效節而出自求免罪而已未見可貴之美也魯公庸人不識大義則妄以其官逆之春秋亦為珍之耶

傳十年楚子（穆王）次于厥貉將以伐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

楚子遂道以田孟諸（宋大藪）宋公為右孟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詳見楚）

經十有一年秋公子遂如宋

傳十一年秋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八年來奔）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經十有四年秋九月宋子哀來奔

傳十四年秋九月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貴其不食汙君之祿辟禍速）

經十有五年春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傳十五年春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上大夫魯人以為敏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為敏明君子不與

經十有六年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傳十六年宋公子鮑昭公庶弟文公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

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桓鮑曾祖)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鮑適祖母)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矔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冦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蕩子)請使意諸為之(壽之子)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禍及己)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

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　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師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代意諸）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意諸之弟）

文公（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名鮑成公子昭公庶弟文十六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成二年卒在位二十二年

文公經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六月諸侯會于扈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　夏六月晉侯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

傳十八年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須文公弟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

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子伯華耦遂出武穆之族穆族黨於武氏故使公孫師為司城莊公孫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戴公曾孫

宣公經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傳元年宋人之弑昭公也文十六年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取賂而還　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

經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

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受楚命本或作命於楚）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五嫁反）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宋大夫）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

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恨也音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告宋城門而後入言不苟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叔牂羊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叔牂知前言以顯故不敢讓罪既合而來奔叔牂言畢遂奔魯合猶答宋城華元為植直吏切將主也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棄甲謂亡師

于思（西才切）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夏晉趙盾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

經三年秋宋師圍曹

傳三年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事在前十八年）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　秋宋師圍曹報

武氏之亂也

經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傳十二年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　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宋為盟故伐陳陳貳於楚衛人救之

經十有三年夏楚子伐宋

傳十三年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爲

經十有四年秋九月楚子圍宋

傳十四年夏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宋人殺之 秋九月楚子圍宋詳見楚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告

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因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舍之以歸詳見晉

夏五月楚師將去宋在宋九月不能服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未服宋而去故申叔時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曰棄言

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公說曰按史記宋世家文公十七年楚莊王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

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三日之粮以信故遂罷去如史記之說則是莊王信子反之說而遂罷兵而非子反與華元既盟之後然後告莊王也析骨易子之言乃子反之告莊王而非華元告子反也其事大同小異以理推之則馬遷為得而左氏幾近於誣況華元雖夜入楚師未有遂直登子反之牀也

成公經二年秋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傳二年秋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燒蛤為炭以禦濕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共公謚法敬長事上曰共

名固文公子成二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十五年卒在位十三年

成公經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隣國非禮也二月乙亥葬文公無傳七月而葬緩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經五年春仲孫蔑如宋

傳五年春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秋八月宋公子圍龜文公子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代己為質　冬同盟于蟲牢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圍龜

經六年春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傳六年春三月晉伯宗夏陽說（晉大夫）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　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經八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傳八年春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成公姊妹為宋公夫人）夏宋公

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
傳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
傳十一年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　冬
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經十有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卒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
公三月而葬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
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傳十五年夏六月宋共公卒　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

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音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不能討蕩澤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華元華喜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蕩澤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恐華元還討蕩澤並及六族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

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戍在（向戌桓公曾孫言其賢華元必不討）桓氏雖亡必偏（不盡）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不得復入宋）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

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趙匡辨疑曰案經文云奔晉又云自晉歸而傳云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殊相違矣

春秋分記卷六十二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張　炳